

# 世界一流大学如何培养教育政策人才

## ——对六种主流模式的分析

余 晖<sup>1</sup> 刘水云<sup>2</sup>

(1. 伦敦大学学院 教育学院, 英国; 2.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北京 100875)

**摘 要:** 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依赖高水平的实践者, 也有赖于专业化的教育政策人才。英美国家在培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教育政策人才方面积累了有益经验, 为我国建设一流教育学科、促进教育政策人才培养提供了启示。本文基于对英美国家 10 所顶尖高校和智库中 32 个专业的案例研究, 提出了教育政策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的二维分析框架: 在培养目标上可分为复合型人才、决策者、研究者与政策分析家四种导向, 在学科组织形态上可分为跨学科、独立学科与子学科三种形态。基于该框架梳理出六种主要模式, 概括出每一种模式在培养目标、组织形态与课程体系方面的特点, 并讨论了其优缺点。

**关键词:** 教育政策人才; “双一流”建设; 培养目标; 学科组织形态

**中图分类号:** G6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519(2017)02-0043-07

**DOI:** 10.14138/j.1001-4519.2017.02.004307

在教育领域, 如何培养专业化的政策人才、回应“双一流”建设目标, 成为摆在高校眼前的一道考题。在英美国家, 高校与智库已形成了多种教育政策研究生培养模式, 构建起立体式的专业群, 为其政策研究与实践的领先地位提供着保障。借鉴英美经验有助于提升我国教育政策人才培养质量, 推进一流教育学科的建设。目前, 国内文献对于英美教育政策人才培养的共性特点进行了全面总结, 如学术与应用取向并重、课程设置的灵活性、跨学科性等。<sup>①</sup>然而, 对于英美高校“一盘棋”之下是否存在内部分化的问题, 则有待进一步梳理。本文基于“培养目标+学科组织形态”的二维分析框架, 力图揭示英美高校教育实践中的多样性, 梳理其中的分化趋势和模式, 并对各模式的特点和优缺点进行了分析。

###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法。根据盖瑞·托马斯的定义, 这是一种通过一种或多种方法对人物、事件、决定、时期、项目、政策、组织或其他系统进行分析的方法, 在案例研究中, 总体现象是研究的对象, 而案例则是总体现象的代表。<sup>②</sup>作为总体现象的代表, 案例能够反映总体的一般特点, 然而由于各案例均有其特殊

**收稿日期:** 2016-06-25

**基金项目:** 2013 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学生国际适应问题研究”(SKZZX2013021)

**作者简介:** 余晖, 江西九江人, 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 刘水云, 山东荣成人,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 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与高等教育。

<sup>①</sup>黄忠敬, 王湖滨. 美国教育政策专业人才培养探析[J]. 教育研究, 2009, (11): 76-81.

<sup>②</sup>Thomas, Gary, “A Typology for the Case Study in Social Science following a Review of Definition, Discourse, and Structure,” *Qualitative Inquiry* 17 6(2011): 511-521.

性,因而每个案例对于总体的代表性并不绝对。本研究为增强案例的代表性而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取样,选取10所英美顶尖教育学院和智库的32个教育政策类专业,涵盖了人才培养的主流模式。

案例的取样方法如下:第一步,选取10所教育政策专业达到顶尖水准的教育学院和智库。选取2015年US News大学排名中教育政策专业进入美国前6位的教育学院,以及2015年QS大学排名中教育学科进入英国前10位且设有教育政策专业的院系,并以美国兰德公司研究生院作为智库代表。第二步,以“policy”为关键词检索以上院系和智库的硕士和博士专业名称。由于许多院系同时设有多个教育政策类专业,因此共获得32个专业(见表1)。

表1 英美高校和智库的32个教育政策类专业列表

校名	专业名称	学位授予	校名	专业名称	学位授予
斯坦福大学 教育研究院	教育政策学	PhD	范德堡大学 教育与人类发展学院	教育领导与政策	PhD
	量化教育政策分析	PhD		教育领导与政策	Ed. D
	教育政策、组织与领导	MA		教育政策学	MPP
	教育政策、组织与领导	MA+MPP		国际教育政策与管理	Ed. M
	国际教育政策分析	MA			
哥伦比亚大学 师范学院	教育领导、政策与政治	Ed. D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 逊分校 教育学院	教育政策研究	MA
	教育政策学	PhD		教育政策学	MSc
	教育政策学	MA		教育政策研究	PhD
	教育政策学	Ed. M		教育政策学	PhD
密歇根大学-安娜 堡分校 教育学院	教育基础与政策	PhD	哈佛大学 教育研究院	教育政策与项目评估	PhD
	教育政策、领导与创新	PhD		教育政策与管理	Ed. M
	高中后教育政策	PhD		国际教育政策	Ed. M
	教育领导与政策	MA	布里斯托大学 教育研究院	教育领导与政策	MA
	高等教育政策	MA			
	高等教育学/公共政策	MA+MPP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教育系	跨学科政策研究(教育)	PhD	兰德公司研究生院	公共政策分析(教育)	PhD
	教育、政策与社会	MA	伦敦大学 教育学院	教育政策研究	MA
				政策分析与评估	MSc

案例分析的数据来源于上述专业的培养大纲、学生手册与课程手册,均通过官方网站获得,并采用以下步骤进行分析。第一步,对各专业的材料进行逐一分析,重点考察其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师资来源以及专业与系所的对应关系,进而提炼出两个分析维度:一是“培养目标”,含复合型人才、决策者、研究者和政策分析家;二是“学科组织形态”,含跨学科、独立学科与子学科形态。第二步,基于二维分析框架,将四种培养目标与三种学科组织形态逐一进行组合,并结合32个案例进行交叉比对,梳理出六种主要培养模式(均有4-7个个案),另有两种模式由于只有1个案例,因此不作为主要模式进行分析。第三步,结合六种主要模式之下的30个案例,对各模式的特点逐一进行归纳。

## 二、分析框架:“培养目标+学科组织形态”二维框架

二维分析框架源于研究者对以下现象的关注:在全部10所院校中,有6所开设了3个以上的教育政策类专业。这说明,实践中教育政策类人才的培养并不是只有单一的路径,而是多种路径(或模式)并存。进一步的资料分析表明,上述专业之间的差异不仅来源于其培养目标的差异,也取决于其所在学科团队与本校其他学科的分化融合状况。

### 1. 培养目标维度

培养目标维度考察的是该专业以培养什么样的人为主要目标。在英美教育政策实践中,决策者、

研究者与“中间人”<sup>①</sup>(政策分析专家)是三类核心主体<sup>②</sup>,与之相应,高校的教育政策专业在培养目标上存在以下四种导向。第一,复合型人才导向。这类专业旨在培养兼具决策者、研究者与政策分析家的知识和技能之复合型人才,“每个学生都能通过本专业的学习获得不同的职业发展定位,成为研究者、政策分析专家或官员”<sup>③</sup>。然而,由于这一培养目标较为宽泛,存在着定位不清的弊端,一些高校纷纷开设方向更为细化的专业,聚焦于培养领导决策者、研究者或政策分析专家。第二,决策者导向。这类专业旨在培养教育组织中的领导者,“本专业的毕业生不仅需要具备关于教育政策的知识,更要成为政府、NGO、智库和学校的领导者”<sup>④</sup>。第三,研究者导向。这类专业专注于培养教育政策研究者,能够“批判性地运用政策研究、社会学、哲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理论,有能力进行政策研究”<sup>⑤</sup>。第四,政策分析专家导向。这类专业专注于培养“中间人”,“让学生掌握一系列量化方法,从而有能力对公共政策进行设计、分析与评估”<sup>⑥</sup>。

## 2. 学科组织形态维度

从学科组织形态的视角看,英美教育政策专业具有三种不同形态。第一,跨学科形态。其名称中往往包含了“教育领导/管理/组织/政策”等关键词,其师资与课程也分布于上述学科,旨在培养具有教育管理视野的跨学科人才,拓宽就业面。在一些高校,教育政策学科团队自身便融入于教育组织领导学科,因而在跨学科人才培养方面具有先天优势。第二,独立学科形态。这类专业通常以“教育政策学”为名称。这类专业能够提供系统的教育政策类课程,培养系统掌握教育政策理论与方法的人才。开设这类专业的高校往往拥有相对独立的教育政策学科,表现为独立的教育政策系所。<sup>⑦</sup>第三,子学科形态。这类专业通常以“高等教育政策”、“教育政策评估”、“国际教育政策”为名,结合各校的学科优势进行开设。此类专业既开设教育政策学基础课,又集中开设子学科专业课,培养术业有专攻的人才。然而,其能否顺利开设取决于该校在特定子学科领域是否拥有专业的团队。不难发现,各专业的学科组织形态主要取决于该校教育政策学团队与其他学科的分化融合状况,即教育政策学团队是融于教育领导管理学科,还是独立的系所中心,抑或是进一步分化出不同的子学科。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对于跨学科/独立学科/子学科形态的划分并不是基于授课教师的学理背景或研究选题,因为公共政策(乃至人文社科)学者在学理和选题方面大多具有跨学科性,而这种学科间的交叉、重叠和融合状况并不能够被简化为跨学科/独立学科/子学科的划分。然而,若将视角转至现实的学术生态,则能够在高校的教学科研组织中观察到明显的学科分化(壁垒),如前文所述的教育政策学科与领导管理类学科的融合,以及教育政策学科内部的分化。

## 三、六种主要培养模式

基于上述二维分析框架和案例数据,梳理出六种主要培养模式。在实践中,复合型人才由于其“万金油”的特点而成为主流培养目标,在样本中共有 17 个案例(占 57%),然而就其学科组织形态而言,培养复合型人才的专业可以进一步分为跨学科(模式一)和独立学科(模式二)两种模式。其中,模式一着重培

①“中间人”的职能是运用研究成果与专业知识辅助决策者进行政策规划、设计与评估,是连接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桥梁。

②Husen T, Kogan M,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Policy: How Do They Relate?* (Oxford: Pergamon, 1984).

③<https://gse-ldp.stanford.edu/pols/academics/courses>, 2017-02-13.

④Harvard University,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 <http://www.gsc.harvard.edu/masters/epm>, 2016-03-24.

⑤King's College London, “Overview” <http://www.kcl.ac.uk/prospectus/research/policy-studies-education>, 2016-05-18.

⑥University of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http://www.ioe.ac.uk/study/RMS9\\_PAE999.html](http://www.ioe.ac.uk/study/RMS9_PAE999.html), 2017-01-25.

⑦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经历了政策科学运动与政策分析运动的学科建设,公共政策学者已形成了较为一致的学科认同感,表现为大量公共政策院系从政治、经济等院系中获得独立。而教育政策学的学科认同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以“教育政策”为名的系所得独立设立。

养组织管理、领导力和政策等领域的宽广视野,共有6个案例,占20%;而模式二则注重系统传授教育政策学的知识技能,共有7个案例,占23%。除培养复合型人才外,另有四类专业分别侧重于培养领导决策者、政策研究者、量化政策分析专家和特定教育政策子学科领域的人才,其开办需要有专门的学科团队和教学资源作支撑:模式三以培养领导决策者为目标,这类专业通常以Ed. M/Ed. D/MPP的形式开办,设置了跨学科的课程体系,为未来领导者提供宽广的视野,共有4个案例(占13%);模式四旨在培养专业的教育政策研究者,通常设在具有独立教育政策学科的院校,强调学术理论训练,共有4个案例(占13%);模式五旨在培养政策分析专家,是教育政策学内部学科分化的产物,强调系统的量化方法训练,往往依托于专业的量化政策分析团队,共有4个案例(占13%);模式六同样是学科分化的产物,由各高校结合自身学科特色和优势(如高等教育政策、国际教育政策)而开办,培养特定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共有5个案例(占17%)。

### 1. 培养具有多学科视野的复合型人才

复合型人才是实践中的主流培养目标,通过多学科的课程体系培养复合型人才也是主流模式之一,在本研究中共有6个案例:斯坦福大学的“教育政策、组织与领导研究”,范德堡大学的“教育领导与政策”、“国际教育政策与管理”,密歇根大学的“教育政策、领导与创新”、“教育领导与政策”和布里斯托大学的“教育领导与政策”。这类专业的名称中往往同时具有“组织”、“领导”、“政策”、“管理”等关键词,并且大多设置于教育领导与政策系中,或直接由学院开设,整合各系所的师资与课程,在院级进行统筹管理。与其培养目标和学科组织形态相适应,其课程设置通常采用了“三明治”模式,包含了若干个学科模块,如组织管理、领导力、政策分析、政治学、经济学、评估乃至课程教学。不同学校对于不同学科模块各有侧重,取决于其学科发展状况以及各专业的自身定位,例如,斯坦福大学的“教育政策、组织与领导研究”专业包含了组织领导、政策、评估与教学四大课程模块<sup>①</sup>,而密歇根大学的“教育领导与政策”专业则突出了领导力与政策两大模块<sup>②</sup>。然而就其共性而言,上述专业的课程模块以组织管理、领导力与政策分析居多。斯坦福大学的课程模块设置体现了上述特点:模块一为组织与领导,包括教学领导、学校决策、战略管理以及高等教育领导与管理等课程;模块二为政策,包含美国教育政策、美国高等教育史与学校改革等教育政策基础类课程;模块三为评估,开设数据分析、质性研究方法与问卷调查法等政策研究与分析方法课;模块四为教学与学习,讲授课程与教学理论。总体而言,这类专业能够为学生提供自主、全面的发展空间,培养具备教育领导管理视野的复合型人才。虽然缺乏明确的专业方向并有“大杂烩”之嫌,然而毕业生拥有的灵活、宽广的职业选择空间使得该模式广受欢迎。

### 2. 培养系统掌握教育政策学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与模式一的“三明治”式课程体系相对,模式二更加注重教育政策类课程的系统性,通常以“教育政策”为专业名称,在本研究中共有7个案例:斯坦福大学的“教育政策”、威斯康辛大学的“教育政策”(MA/PhD)、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政策”(MA/Ed. M./PhD)和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多学科政策研究”。在课程体系方面,上述专业通过“核心基础课/研究方法课/专业方向课”的模块设置提供了大量的教育政策学基础课,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模式二的专业同样提供了多学科课程,其课程体系的中心是教育政策学,提供多学科理论基础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从多个角度理解教育政策。这一课程组织理念不同于上一种模式之下的组织管理、领导力、政策类模块并重。与此同时,模式二强化了政策分析方法类课程的比重,系统开设了政策设计、政策评估、决策分析等课程。总体而言,模式二对学生进行了较为扎实的教育政策学理论与方法训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模式一存在的学业不专的弊端。以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政策”专业为例,可以看出模式二在课程设置方面的系统性:模块一,教育政策理论基础课,包含政治学、社

<sup>①</sup> <https://gse-ldp.stanford.edu/pols/academics/courses>, 2017-02-13.

<sup>②</sup> University of Michiga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and Policy”, [http://www.soec.umich.edu/academics/masters\\_programs/cpl/](http://www.soec.umich.edu/academics/masters_programs/cpl/), 2017-02-13.

社会学、经济学、公共政策学和法学等多学科理论基础,共选修5门;模块二,政策研究与分析方法课,包含研究设计、数据分析与政策制定、政策评估、概率统计分析与应用回归分析,共选修2门;模块三,专业方向课,共开设了学前教育政策、中小学教育政策/高等教育政策、法律与教育政策、自设方向等五个专业方向,需要选定一个方向并选修3—4门课。<sup>①</sup> 鉴于前述两种培养模式均有自身独特价值,一些综合实力较强的教育学院同时开设了两类专业。例如,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整合全院师资,同时开设了“政策、组织与领导研究”与“教育政策”专业;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政策与社会分析系也同时开设了“教育领导、政策与政治”与“教育政策”专业。这样的做法较好地满足了学生的多元需求,为教育实践提供了多样化人才。

### 3. 培养具有宽广视野的教育领导决策者

第三种模式是为政府与教育机构的“准领导者”量身打造的专业学位(Ed. M/EdD/MPP),旨在满足职业中期人士进行领导力提升的需求,有着鲜明的特色。在本研究中共有4个案例:斯坦福大学的“教育政策、组织与领导研究”(MPP)、哈佛大学的“教育政策与管理”(Ed. M)、范德堡大学的“教育领导与政策”(EdD)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领导、政策与政治”(EdD)。由于教育领导者需要具备广阔的知识面,既需熟悉教育政策,又要掌握学校管理、领导力、教育行政与法规知识,因而上述专业为其提供了组织管理、政策、领导力等多学科的课程体系。这类专业的另一个特点体现在招生方面:往往对于申请者的条件进行了限定,确保其已经具备一定的工作经验和领导能力,因而具有成为领导者的潜质,或已处于一定的领导岗位。此外,由于在职学习者往往面临来自职业、家庭和学业多方面的压力,学校通常为其提供了灵活的教学安排,如设定宽松的修业年限,或将部分课程安排在晚间、周末与假期。最后,针对未来领导者所需要的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院系通过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社会组织的人脉网络创造相应实习机会,帮助学习者进一步积累经验。范德堡大学的“教育领导与政策”专业体现了该模式在招生培养过程中的主要特色:首先,将申请对象限定为“职业中期人士”(mid-career professionals),以保证其在入学时就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成为领导者的潜质;其次,课程覆盖面广,突出了领导者所需要的综合素质,包括政策与法律、组织与领导、问责与评估、教师与教学等课程;再次,用实践研究项目取代了书斋式的博士学位论文,学生需要在教育行政部门、委员会、办学团体、中小学与高校中进行为期一年的独立研究,研究项目来源于上述机构的实际工作;最后,考虑到学习者多为在职人士,大部分课程被安排在晚间或周末。<sup>②</sup> 在量身定制的学习模式下,未来领导者们能够获得工作中所需要的知识面以及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为跻身领导层做好了知识和经验的准备。

### 4. 培养专业的教育政策研究者

与前几种模式相比,模式四的特色在于培养专业的政策研究者,因而其课程设置具有明显的学理导向。同时,由于政策研究者需要具备全面而深入的理论知识,而跨学科或子学科的培养模式在知识的深度或广度上往往难以满足需求,因此其课程体系通常立足于教育政策学科,这类专业的开设也往往依托于较为成熟的教育政策学系/中心。在本研究中共有4个案例:威斯康星大学的“教育政策研究”(MA/PhD)、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教育政策研究”和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教育、政策与社会”。上述学校具有相对独立的教育政策研究团队,涵盖了社会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理论背景,因而能够为学生提供系统深入的理论训练。虽然各校的课程体系对于理论背景的侧重点并不完全相同,取决于所在系所的师资情况,然就整体而论,上述学校均注重社会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等西方教育政策研究的传统理论基础。<sup>③</sup> 以威斯康辛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专业(社会科学方向)为例,可以看出这一培养模式在理论训练上的系统性:开设了较为系统的教育政策类课程,涵盖了理论基础、政策研究方法与政策分析方法等模

<sup>①</sup> Columbia University, “M. A. and Ed. M. Degrees,” <http://www.tc.columbia.edu/education-policy-and-social-analysis/education-policy/academics/degree-guides-and-planning-worksheets/>, 2017-01-20.

<sup>②</sup> Vanderbilt University, “Ed. D. Program,” [http://peabody.vanderbilt.edu/departments/lpo/graduate\\_and\\_professional\\_programs/edd/index.php](http://peabody.vanderbilt.edu/departments/lpo/graduate_and_professional_programs/edd/index.php), 2016-09-12.

<sup>③</sup> 刘水云等. 欧美教育政策研究与学科发展及其与中国的比较分析[J]. 教育学报, 2014, (3): 62-68.

块。在33个系内必修学分中,有24个学分必须用于本方向与其他两个方向的理论基础课,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历史、哲学等,余下的9个学分用于研究方法与分析方法课。<sup>①</sup>然而,对理论课程的侧重也意味着对于政策分析方法课和实践环节的弱化,因此这一模式并不适合那些有志于成为决策者、政策分析家或是复合型人才的学生,其招生与就业面也较为有限。

### 5. 培养量化政策分析专家

与模式三、四相类似,模式五将培养目标聚焦于教育政策活动中的某个特定主体,即政策分析专家。在英美等国的教育政策活动中,“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分析”日益成为主流模式<sup>②</sup>,而政策分析家的价值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为政策制定、评估提供数据支撑。在此背景下,量化方法日益成为政策规划、设计与评估中的显学,量化分析也成为教育政策学的重要子学科,越来越多的教育学院开始在量化政策分析领域组建专门系所,一批培养量化政策分析专家的专业也得到设立。在本研究中共有4个案例:斯坦福大学的“量化教育政策分析”、哈佛大学的“教育政策与项目评估”、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政策分析与评估”和兰德公司研究生院的“公共政策分析”(含教育方向)。上述专业的共同点在于:第一,量化方法课比重高、范围广。上述四个专业的必修与限选课程中量化课程的比重均超过了40%,其中,哈佛大学占43%<sup>③</sup>、斯坦福大学占50%<sup>④</sup>、兰德公司研究生院占53%<sup>⑤</sup>、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则达到了80%<sup>⑥</sup>。第二,学科基础以统计学、经济学、心理学为主,注重传授实际的政策分析方法。例如,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所开设的8门量化方法涵盖了实验与准实验设计、统计分析、初级量化分析、高级量化分析、追踪研究与分析、数据缩减与潜变量模型、取样设计以及评估方法,均为政策规划与分析中的常用方法。当前,量化方法在政府、NGO、商业机构和学术界的政策分析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系统掌握量化方法的学生在深造和就业方面均有广阔空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专业将人才培养的侧重点放在了方法训练上,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理论学习,对于学生的批判性分析能力发展是不利的,这也是模式五存在的短板。

### 6. 依托特定教育政策子学科培养人才

模式六同样是教育政策学科进一步分化发展的产物: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背景下,教育实践对于高等教育和国际教育的研究和人才需求持续增长;与此相应,教育政策学科内部也分化出了关注高等教育和国际教育议题的学术共同体,一些学校组建了相关的研究团队和机构。这些机构开设了“高等教育政策”和“国际教育政策”类专业,为决策、实践和研究输送人才,本研究中共有5个案例:密歇根大学的“高等教育政策”、“高等教育学/公共政策”、“高中后教育政策”、斯坦福大学的“国际教育政策分析”和哈佛大学的“国际教育政策”。上述专业在课程设置方面注重教育政策学基础课与专业方向课并重:一方面,提供较为全面的教育政策学理论与方法训练,另一方面,系统提供高等教育、国际教育领域的课程,讲授前沿性政策议题。密歇根大学是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重镇,拥有专门从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师资队伍,其“高等教育政策”专业的必修课与限选课包括三大模块:模块一,教育政策学基础课,分别为教育研究的量化方法、规划/分析与制度研究、教育经济学;模块二,高等教育方向课,分别为高等教育导论、高等教育政策、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评估、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社区学院议题、入学公平

①University of Wisconsin,“The Doctor of Philosophy Degree,”<http://eps.education.wisc.edu/eps/academics/degrees-offered/doctor-of-philosophy-degree>,2017-01-30.

②SLAVIN R,“Evidence-based education policies: transforming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research,”*Educational Researcher* 7, 31(2002): 15-21.

③Harvard University,“Doctor of Philosophy in Education,”<http://www.gse.harvard.edu/doctorate/doctor-philosophy-education>,2017-01-30.

④Stanford University,“Ies Doctoral Training Program,”<http://ccpa.stanford.edu/iesdoctoraltraining>,2017-01-30.

⑤Pardee RAND Graduate School,“Pardee RAND Academics and Degree Program,”<http://www.prgs.edu/degree-program.html>,2017-01-30.

⑥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Institute of Education,”[http://www.ioe.ac.uk/study/RMS9\\_PAE999.html](http://www.ioe.ac.uk/study/RMS9_PAE999.html),2017-01-30.

议题;模块三,实习环节,涉及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政府和公共组织。<sup>①</sup>不难发现,密歇根大学的人才培养立足于高等教育政策学科,同时注重对教育政策学理论与方法的训练,为教育实践输送复合型人才。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专业的开设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就业市场对于高等教育、国际教育领域人才具有较强需求,另一方面,学校也需要在上述领域具备较强的师资队伍。

####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多元的人才培养模式,英美高校构建起了立体式的教育政策专业群。在本研究中,大部分高校结合自身培养定位与学科特色开设了两种以上的教育政策专业。这样的专业布局有助于满足实践对于各类人才的需求,并为学生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

本研究采用了模式分析的研究路径。模式是社会科学研究者所采用的一种概念框架,用以对复杂的社会现实进行抽象、概括和提炼。其价值在于从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提炼出规律性要素,从而增进对于现象的认知,并应用于对改进实践。然而,由于模式隐含着分类,所呈现出的是一种“标准答案”,容易让读者形成非此即彼、一一对应的机械认知。同时,由于模式是对于社会现象的简单呈现,在进行简化和提炼的过程中会丧失对其复杂性的捕捉,造成与实际情况的偏离,在对现实的代表性存在局限。<sup>②</sup>在英美高校的办学实践中,不同培养模式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例如,以“教育政策”为名的专业(模式二)往往也开设了组织管理、领导力等多学科课程,因此很难与模式一的专业进行严格切分。因此,本文的模式划分并不是要否认各专业间的共性,也并非希望塑造出“案例—模式”间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力图把握实践中的多样性和一些集中趋势。此外,各模式特点的梳理都是对该模式之下各学校间共性的提炼,最终形成的是一种概念框架,而非对于各校情况的直接呈现,因而不可避免地与各校实际发生偏离。诚然,模式分析存在着上述局限,但若考察其积极方面,则能够帮助研究者发掘出隐藏在实践中的趋势和规律性要素,有助于增进我国高校对国际趋势的认知,并指导自身实践的改进。这正是本研究的现实意义。

### How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Cultivate Educational Policy Professionals ——An Analysis of Six Mainstream Modes

YU Hui<sup>1</sup> LIU Shui-yun<sup>2</sup>

(1.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K;

2.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highly qualified practitioners, but also on the educational policy professionals. The US and the UK have accumulated plenty of useful experiences in training innovative, applied and compound educational policy talents, which provides insights for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nd training talents.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32 postgraduate programs in 10 top universities (including a think tank) in the UK and US, this research proposes a two-dimensional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models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policy programs. The 32 programs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four types,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aims of preparing for all-round talents, policy-makers, policy researchers, or policy analysts. These programs could also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yp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discipline, including multi-discipline, independent discipline and subsidiary discipline. Applying this two-dimensional framework into data analysis helps identifying six major models of programs. Based on this, this research summarizes the feature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model, and concludes with some implications for the relevant reform in China.

**Key words:**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 postgraduate program; aim of program; organizational form of discipline

<sup>①</sup>University of Michigan, “School of Education,” [http://www.soe.umich.edu/academics/masters\\_programs/hepp/hepp\\_requirements/](http://www.soe.umich.edu/academics/masters_programs/hepp/hepp_requirements/), 2017-01-30.

<sup>②</sup>Sabatier, P., *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7).